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
第三回 聘懷娛目餘興倍添 下榻留髻恩情乍結

卻說楊四正在高興時候，寫好了二排局票，命人拿下樓去。忽聞大門外人聲嘈雜，彼此吃了一驚。究竟什麼事情呢？這樣的大驚小怪，實是做小說的伎倆，有意要恐嚇看官們，姑作此驚人筆。但這片聲音。豈沒有一些兒緣故？不要說我做書的必須表明，就是當時楊四同眾人，一個個都到樓窗前查問。黛玉是更覺心慌，即差娘姨去觀看。及至聽得下面回答，方知是祥甫叫的陸昭容，轎子將到門前，不知怎樣，那個抬轎的龜奴滑了一跤，跌得四腳朝天，把昭容也跌出轎來。所以昭容同跟局的大姐將龜奴罵個不休，驚動了黛玉家的相幫，以及鄰居的王八，都來看視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和著叫罵之聲，鬧成一片。此刻打聽明白，大家方才心定。一面娘姨下樓，把局票交驚腿分送；一面昭容已上樓頭，口中猶罵「殺千刀」不止，直至黛玉房裡，方始停口不罵。先叫應了祥甫，又招呼了幾位認識的客人，即在旁邊坐下。楊四見昭容面皮紫漲，頭髮蓬鬆，雖未跌傷，卻已受驚不小，呆呆的坐在那裡，嬌喘吁吁，一言不發。祥甫問道：「你可曾跌痛沒有？究竟怎樣跌出來的？」昭容道：「今朝並勿落哈格兩，勿知哪哼格格殺千刀，勿小心滑仔一交，連奴也跌出來。故歇臂膊浪搭仔腰裡向，還勒裡痛來呀！」說罷，伸出玉臂，與祥甫觀看，果然擦去了一片浮皮。祥甫分憐惜。楊四忍不住笑道：「今天我們吃酒，一定要大發財，不然怎得他元寶翻身呢？」說得眾人大笑。昭容就伸手將楊四打了一記，說道：「奴未跌得蠻痛，還要說格種閒話，阿要氣數！」黛玉也說：「楊老勿應該說格。阿姊動氣，譬如俚放仔一個屁末哉。」楊四道：「怪不道有些臭，你在那裡放屁呢！」黛玉道：「嘴凶，要罰罰末好得來。」楊四道：「是我不好。你要罰我什麼，你儘管兒說罷。」黛玉剛要回答，只見眾客所叫的二排局陸陸續續的來了。這幾位校書叫什麼名姓，我也不細細交代了；倘一個個都要說出來，未免覺得太煩，倒不如簡潔些的好。

此時頭排局坐了許久，都要到別處轉局去了。惟李三三與左紅玉來得稍遲，故又坐了片刻，方才各去。臨行之際，無非說「某老停歇到倪搭來，倪勒浪望格」這兩句話，都是一樣的。頭排局雖已盡去，然房中依舊擠滿。二排來的校書各唱了一隻曲子，不是京調昆腔，定是俞調小曲。有的彈著琵琶，有的拉著胡琴，鬧了好一回工夫。楊四又與眾客豁了一個通關，開懷暢飲，直吃到一點半鐘。昭容同二排局陸續散去，眾客也見時候不早，大家要了飯吃，各向主人道謝，起身散席。洗過了臉，用了一杯茶，都與主人告辭。楊四一一拱手相送。黛玉也說了幾聲「待慢，對勿住，扶梯浪走好。各位請明朝來嘎」。說罷，回身同楊四進房。

楊四即坐在榻上，黛玉見席面收拾開了，然後走將過來，與楊四裝了幾筒煙。楊四吃畢，方與黛玉說道：「此刻有兩點多鐘，我也要回去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辰光勿早勒海哉，今夜住勒裡仔罷，橫豎勿怕哈夫人格，有啥要緊介？」這句話，正合楊四之意。楊四本欲不去，自己未便說出，只要黛玉一留就，趁水推船的說道：「我怎好住在此間？況且我的馬夫還在那裡等我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勿嫌倪待慢末，住勒裡仔。馬夫末好叫俚轉去格。」楊四點了一點頭。黛玉即喚大姐阿金到外面去回覆馬夫，叫他不必再等，明日過來伺候罷。交代已畢，仍與楊四裝煙。面對面橫在榻上，唧唧噥噥，講不盡知心著意的話。楊四被他迷戀，又有了七八分酒意，不覺興致勃然，就伸手勾著黛玉粉頸說道：「時候不早，我們去睡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性急，讓奴通好仔頭，舒齊停當，難未好眠。」說罷，起身至妝臺前，自有娘姨，大姐等伏侍，卸去了妝，把首飾放好，然後親手與楊四寬去長衫，自己也將衣服脫了，雙雙同上牙牀。說不盡翡翠衾中樂趣，芙蓉帳裡恩情，如膠如漆，海誓山盟。此時的風流情景，諒看官們都是過來人，無庸在下表明。況說出來也味同嚼蠟，徒傷陰騭，不如不說的為妙，免得年輕子弟看了這部書，變壞了氣質。看官們以為然否？

話休絮煩。且說楊四同黛玉直直到日滿紗窗，鐘鳴□二，方各起身梳洗。楊四吃了幾筒煙，與黛玉閒談了一回，已是午餐時候。用過中膳，正想同黛玉到味菴園（即今張園）去遊覽，忽聞馬夫在外伺候說：「家中有事，太太命我來的，即請老爺回府。」楊四沒法，只得別了黛玉，上車而返。那知家裡並無大事，是一個親戚要向他移借銀錢。楊四聽了，雖不免應酬些些，心中卻惱恨異常，因被他擾了清興。所以一到來朝，囑咐家人：「嗣後尋常小事，不必前來請我。」說畢，即忙乘車而往，並不向別處兜搭，直至黛玉家裡。追歡取樂，形影相隨，你貪我愛，似漆如膠。不是招朋引友，飲酒碰和，定是與黛玉看戲、遊園、坐馬車、吃番菜。入則同處，出則同行；兩情歡悅，□分親熱，真如鸚鵡比翼、鯉鱗比目一般。

楊四被他迷戀，一連住了兩三個月，家中沒有四五次回去，銀錢也不知費了多少。無論黛玉要買什麼東西，只消開一聲口，立刻命人去辦到；除卻世上罕有的，方肯罷休。既是照這等說法，楊四為什麼不早早娶他呢？其中有個緣故。蓋楊四是閱歷過來的人，雖久想把黛玉娶歸，卻不肯造次而行，有心要窺他舉動，察他性情。如果相處得久的，方才將他脫籍。可見楊四的老練，與尋常迷戀者不同。那曉得黛玉尤其利害，處處迎合楊四之意，要長就長，要短就短，沒一件不投其所好。而且在楊四面前，做出那舉止端莊，語言穩重，性格溫柔，行為慷慨，頗有大家風範。雖交好了兩三月，也瞧不出他半點兒破綻，彷彿一心一意定要嫁他的樣子。近日來，連堂差也不願出去了，朝夕陪著楊四取樂，寸步不離。你想他的媚術利害不利害呢？憑你楊四老練，有閱歷，有識見，終難免上了他的當，以為天下的妓女，照這樣的有情有義，除去了林黛玉一個，只怕沒有第二個再找得出，故娶他的主見已定，不過尚未出口罷了。

閒話少敘。單講那一天，楊四傍晚歸家，見書房內桌子上放著一張梅紅帖兒。順手取過來一看，原來是蔡謙良納妾，擇於八月中秋日，在家請酒，取人月雙圓之意，不覺打動了自己念頭：「他既娶了金巧林，我也須把黛玉娶歸，方如我願。」故在家過了一宵，來日起身，看報時鐘敲了□一下，即坐了自己包車，一逕到兆貴里。停車入內，上樓進房，卻巧黛玉梳妝乍畢，一見楊四，即忙叫應道：「楊老，昨夜快去仔，倪得著一個信息呀。」楊四道：「什麼信息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就是兆富里格巧林姐，聽說八月半要嫁哉！嫁撥勒格朋友，叫哈格蔡謙良。阿曾曉得信息格來介？」楊四道：「曉得曉得。他有請酒帖子來邀我的。到時候，我們兩個人少不得要去賀賀他呢。」黛玉道：「自然倪要去格。奴倒是看格朋友，面孔亦黃亦瘦，像煞煙量野大篤。」楊四道：「怎麼不大？他的煙一夜吃到天亮，所以別人不叫他蔡謙良，都叫他『蔡天亮』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如今他娶了巧林，一定睡覺要改早些，不然，怎樣養得兒子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楊老說說末，就要說格種鬆閒話來哉。俚篤養兒子，費心得格，勿見得要幫忙勒海。」楊四道：「有你在這裡，即使他請我幫忙，我也不敢去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黛玉聽了，做出不好意思的樣子，說道：「亦要瞎三話四，拿奴得來尋開心哉。若再說，奴要認真格！」楊四道：「我是頑話，你不要認真。為因他必須天亮好睡，故我說他養不得兒子。如果他肯做日戲，難道真真養不出嗎？」這幾句話，引得黛玉同大姐、娘姨等輩個個發笑。楊四又問黛玉道：「你可曉得巧林的身價，謙良出了多少，究竟怎樣定局的？」黛玉道：「倪底細末勿曉得。巧林格身價，聽說是三千塊洋錢，外加除牌子喜封等項，總共五百多塊，亦算無哈格哉。」楊四聽了點點頭，我將來娶他，也有個底盤了。可見得從前娶妾，價值尚廉，任憑是極紅的妓女，至多不過三四千元。到了目今，動不動一萬八千，老鴿獅子大開口，望天討價，毫不為怪。自有那班瘟生洋盤老官去答應他，以致價錢愈弄愈大。還有一種妓女身體是自己的，弄得滿身是債，只好想法嫁人。有人娶了他，與他還了債，當時跟了你走；不到一年半載，依舊出來。譬如代他洗了一個浴，白費了許多銀子，翻讓他逍遙自在，仍做他的生意，你想這樣賤妓，娶得娶不得？可恨不可恨？所以我做書的不憚苦口，奉勸愛嫖諸公，回頭猛省，切勿惑他狐媚，壞了身家性命。倘執迷不悟，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只怕追悔也無及了。

話休煩瑣。當時楊四說笑了一回，用過午膳，仍與黛玉出去坐馬車，到味菴園、申園（即今之愚園）兩處品茗乘涼，直至晚上方歸。因以前坐夜馬車的甚多，不比目下有了避暑園、如新園、寄園等類，有四五處所在，都開設在閘北杉板廠左近，雖是用蘆席涼棚搭起來的，稱不得是花園，然內中有影戲、戲法、餞火，以及灘簧、說書、大餐、茶酒等，色色俱全，以鼓遊人之興，而且地甚幽靜，自有一班紅男綠女借此為藏垢納污之所。所以這一帶地方，從五月至七月，車聲轆轤，馬蹄得得，徹夜不絕，頗為熱鬧。

開園的莫不利市三位，以致一年更盛一年。若講數□年前，不但沒有聽見，並且沒有這個名目。即使在家怕熱，至多坐了一部馬車，在靜安寺、黃浦灘等處兜了幾個圈子，就算數了。故楊四與黛玉見天色已晚，遂即乘車歸家。好在此時是七月下旬，日間雖熱，到了晚上，天氣已經涼爽，無庸在外避暑了。

楊四仍宿在黛玉家裡，天天與黛玉尋歡。又連住了半月有餘，屈指一算，後天已屆中秋，端整了四色賀禮，寫好了一個名帖，並不關會家中，即命相幫送去。黛玉的賀禮是送與金巧林的，無非是手帕、香水、脂粉等物，也算出閣的添房，自命大姐前去相送，不須細表。

轉瞬之間，已是□五。那一天，楊四清早起身，即同黛玉前往。正是：

莫羨良緣成永好，須知同病竟相憐。

要知謙良納妾怎樣熱鬧，以及楊四怎樣議娶黛玉，都在下回交代。